



东台返照

——柳州古八景之六

□唐丽妮

1

在柳州，很多人不识东台山，我也是。秋叶初黄时节，接到“东台返照”的写作任务，那是柳州古八景之一。

东台山究竟有多独特？

到了山下才发现，这山竟毫无特色。要知道，柳州是喀斯特地貌，城里到处可见小山峰，如龙，如虎，如马，如雀，如鹤，如鹤……个个都有姿态，命名也很有趣，鱼峰山、羊角山、马鞍山……而这东台山，下粗上也粗，像一个大木桶，实在无甚稀奇。

此山在柳江南岸，与柳侯祠隔江相望，山下即是金光灿灿的文庙。

之前，我曾多次进出文庙，却不曾关注其背后这笨拙的东台山。查资料方知，东台山在唐朝时叫甌山。甌，一种陶制品，形似木桶，有甌子而无底。古时，人们用甌蒸米饭。可见，这陶制的甌，外形笨拙，气质质朴，而品格通透。大概，这便是甌山命名的缘由了。

不知何故，甌山后来改名为东台山，并得景曰“东台返照”。

这名与景，孰先孰后？更是不得而知。

东台山的山脉往东绵延，隆起蟠龙山。蟠龙山上盘有盘龙庙、王氏山房，还有东林洞中的佛隐寺，汇集儒家、佛教、道教、上古文化，以及柳州本土文化。操控无人机俯瞰蟠龙山，只见其临江耸立，山险秀，形如蟠龙，横列三峰，峰顶上有两座耀眼的七层六角清式砖塔，飞檐翘角，青灰色琉璃瓦脊，出檐短而平。位于主峰顶的文光塔，庄重古朴；临江山峰处是蟠龙塔，纤巧秀丽，双塔相映成趣，看起来犹如蟠龙头上的一对犄角。夜幕降临，彩灯闪耀，双塔各自呈现金银两种不同的华光，一座是金碧辉煌，一座是如月撒银，塔下，便是蟠龙山瀑布。那亮白如锦缎的流光飞瀑，隔江望去如仙如幻，说不尽的繁华，道不清的绮丽。

相比之下，东台山实在太贫瘠，圆台似的山头上空无一物。

古人会不会在山上留下什么古迹遗址呢？午后，我欲上山一探究竟，绕着山下的灯台花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却找不到上山的路。转念一想，文庙或有上山秘径？不料，文庙大门紧闭。心有不甘，进入停车场，沿围墙向山下走去。果然发现一侧门，门半开，有一年轻门卫看守。

“可以上山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不能。东台山目前还没有开发。”门卫回答。

无奈，我只好悻悻而归。

2

往西走，不过几百米，迎头遇到驾鹤山。

驾鹤山也是柳州古八景之一，位于文惠桥头西岸，是一座小山峰，东西长不到200米，高不足百米。拾级而上，随处可见石崖峭壁，瘦藤垂挂，老树斜生。岩壁上，保存着一些摩崖石刻，其中有南宋王安中的摩崖题刻“驾鹤书院”。据说，南宋王安中、吴敏、王伯彦三位丞相先后被贬官外放，寓居柳州水南僧寺，三人常游驾鹤山，在山下种植桃树数百株，号称“小桃源”，还创下了两处茅亭、一处驾鹤书院、一处三相亭。三相亭临石壁而建，穿斗榫卯，灰瓦圆柱，一半嵌入石壁，一半以木柱悬空，每个细微之处都浸润着南宋文人、士大夫的忧郁气息。驾鹤书院建于驾鹤山下，是宋代广西出现的11座书院中最早的一座。现在的驾鹤书院重建于原址南侧，掩映于浓浓的绿荫之中，依山傍湖，内设琴棋书画，清静雅致。而我独自徘徊于幽幽长廊，仿佛穿行于那段辉煌又屈辱的历史，与那三位被贬官的丞相相遇，看那个朝代的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，看精美的南宋瓷器，还有流传世界的火药、丝绸、雕版印刷术……而低头沉思，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个朝廷的羸弱，百姓的悲苦，是中原大地被蒙古大军铁蹄屠城的腥风血雨……这就是驾鹤山，它很小，可它有历史、有文化、有故事、有情节，还有细节，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有可能告诉你一个民族的繁华与衰败、战争与苟安、凄婉与悲壮，告诉你那就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而东台山有什么呢？站在驾鹤山上，凝望对面裸露筋骨的山头，感觉它就像蟠龙山和驾鹤山这两位大家闺秀身旁的丑小子。

“山无麓”，柳宗元在游记中，如此描绘彼时的甌山。山上没有成片的树林，草皮也稀少，藏匿不了什么动物，因此它似乎还缺乏几丝灵动之气，并不具备一座名山所应具备的一切，没什么可传颂的。

然而，一无所有，不就无牵无绊吗？不就无需背负名利欲望，更不必为仙鹤仙人弃它离去而怅然。

一座山，就是一座山，就只安然地做一座山。

万事万物，难道不是在揭示存在的真相吗？



东台山与蟠龙山相邻，是百里柳江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全媒体记者 黎寒池 摄

东台山以一座山的本我，立身于柳州热闹繁华的中心，坦然地面对芸芸众生。

至于芸芸众生如何看它，那是芸芸众生自己的事情。

3

从驾鹤山上下来，行经文惠桥，发现这里是观东台山的绝佳位置。

远远望去，东台山从柳江河畔拔地而起，巍然耸立，高于周围的山，一面高大光洁的照壁几乎占了半壁山体，从山顶直劈到山脚，尔后，直直地插入柳江深处。只见崖壁内陷处，藤蔓攀缘，近水处有绿树环绕。文庙就依偎在崖脚下。

这照壁叫龙须崖。

悠悠东流的柳江水突然被龙须崖横腰一拦，惊愕于山体的蛮横，立即变得温情，脉脉不去，形成一个安静的大河湾。水里，也有一座东台山。那倒映的山，被荡漾的水波摇晃着、爱抚着，显得有点慌张，有点害羞，仿佛失去了现实中的那份从容与淡定。

当然，这只能映射出水对于山的态度。自始至终，东台山岿然不动，耸立江边，凝望西天落日。

落日在文惠桥的另一面，红彤彤地透着光，犹如天上掉下一颗硕大的红宝石，从远处的摩天大楼上依次滚过。一名女孩请我帮她拍一段小视频。镜头里，女孩身穿抹胸绿裙，时而凭栏遥望，时而回头浅笑，时而低头沉思，霞光为她雪白的肌肤披上了一层绯红的薄纱。在她的身后，是红彤彤的天、红彤彤的水、红彤彤的楼宇群落，以及空中茫茫无所依的粉霞轻雾。太阳缓缓落下，霞光犹如泡沫渐渐熄灭，终将彻底寂静，仿佛听曲子，由繁盛绮丽到暗淡，一步步走到最后，似有一缕尾音恋恋不舍。

4

人群中，有神情悲戚的一个人，转身时，他的左脚被右脚绊了一下。

一个跟踉之后，他趁势无力地把腰背靠在栏杆上，一滴泪从其眼角轻轻滑落。谁知道他刚刚遭遇了怎样的境地呢？想要痛哭一场吧？可他还是用衣袖把泪水悄然揩去。

当他再抬头时，对面的龙须崖突然金辉闪闪，犹如明灯在暮色中照耀。

落日已逝，东台返照。

奇景突如其来，他惊呆了。我也惊呆了。

原来，落日把最后一道光投射到高于旁物的东台山，那壁镜子般的龙须崖又把这最后的夕光返照，而得奇景。一眼望去，周围事物皆变晦变沉，独有此山灿若星火，光亮如昼。

看，远处的蟠龙山双塔，那滔滔江水，那影影绰绰的楼宇桥梁，是晦暗的。

看，近处的驾鹤山，桥上游龙似的过往车辆，骑电驴的女子飘起的长发，也都是晦暗的。

而那东台山，此时它亮如明灯。

它将点亮这个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因此，东台山又称“灯台山”。

低下头，那东台山倒映于水中，江面波光粼粼，美得耀眼。那束光照进人们的心田。

我再度陷入沉思，想着一些遥远的人和事。

那个左脚被右脚绊了的人早已不知去向。

此时，城里灯火辉煌，文惠桥上车流如织，宛若望不到头的火龙蜿蜒而过。对面的东台山也变得五彩缤纷，留下城市霓虹的闪烁光影。

杨映川：作家都有一颗“玻璃心”

红豆杉进城记

□廖子渊

元宝山里，九万山处密林中，努力地繁衍了250万年，细皮薄薄，抵挡着丛林严寒，叶子尖尖，汲取着生长力量，拥有世界上最认可的抗癌因素，却把自己活成珍稀的种树。

在深山里，在偏僻处，人烟稀，数代山里人顽强生活，土地贫瘠，默默地细心耕耘，小道弯曲，用脚一步步丈量，最纯朴最勤劳最吃得苦的人，却背负着贫穷落后的包袱。

春风吹来，东风吹去，山里人，熟悉你的叶皮枝根，知道你的喜好，掌握你的习性，培植你的种子，理你的小芽，夜静山空时，山里人沐浴休息，冷雨风吹中，你坚毅，你顽强，你平平淡淡地过日子，你如贫瘠的土地一样瘦，你如美好的生活，你共同的追求。

党的号召，政策惠民，山里人，离开贫瘠落后的家，搬迁到城市，居住到新农村，你在花园里，种你在高楼旁，人来人往中，你高兴，你成长，你进城人繁忙，忙建设，他们收获丰收的生活，你依然收获连串红豆，透红的能量，保证又一代繁育。

“杨老师！”“杨老师！”3月15日，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报告厅，学生们将杨映川团团围住，轮番提问。

杨映川刚刚做完一场讲座。她在讲座中告诉学生们，生活从今天走向明天，岁月不断流逝，而用文学去记录、去创作，是对生

存价值的一种挽留。语毕，不少学生眼睛闪闪扑扑的，文学的小火苗在他们心中迸发，仿佛要从眼里蹦出来。

我们的交谈是在讲座前的间隙完成的。杨映川刚下动车，就风尘仆仆地入住酒店。窗帘掩住的半扇日光下，她靠在床

头，面容有些疲惫，眼中却焕发光芒。交谈间，苹果肌随着她不时泛起的笑意咯咯鼓起，优雅又从容。

缭绕香雾间，杨映川一边小口啜饮咖啡，一边将关于文学的心事摊在日光下。

1 文学的“富矿”在身旁

“刘四姐挺讲究的，工作服至少有10套，都是传统的壮衣款式，全由她自己设计裁剪、用缝纫机缝制，她觉得穿上本民族服饰卖柳州螺蛳粉最合适。”

在杨映川所著的中篇小说《螺蛳姐姐》中，女主人公刘红练（刘四姐）来自乡村，从卖酸嘢起步，之后开了一家柳州螺蛳粉店，取名“螺蛳姐姐”。店面越做越大，刘四姐也成了企业家。

在杨映川的笔下，刘四姐这一形象生动又真实，把乡村女子的韧性和吃苦耐劳

带到了城市，把女性自尊自强、智慧宽容的动人状态刻在了读者心中。

这颗“玻璃心”或许脆弱，或许会令人痛苦，但正是与它如影随形的敏锐力，让作家可以从社会万象中敏感地捕捉灵感，用文字描绘出万千世界。

杨映川一直是个敏感的人，她说作家都应该有一颗“玻璃心”。这颗“玻璃心”或许脆弱，或许会令人痛苦，但正是与它如影随形的敏锐力，让作家可以从社会万象中敏感地捕捉灵感，用文字描绘出万千世界。

2 女性视角的“玻璃心”

很多人在工作之外找寻自我的天地，而杨映川的文学天地却是与工作相辅相成。

她就职于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，常常深入乡村做文化课题研究。在大量枯燥的素材中，如何用不一样的视角，发现美的另一面？

杨映川有自己的小诀窍——她去采访，不是为了要陈旧的资料，而是要看活着的人，看他的气质神态是怎样的、他的动作细节是怎样的。

“都说‘太阳底下无新事’，来来回回就那些事，你能写，我也能写。”杨映川说，只有沉下心来感受、去思考，先提炼出内核，再用故事去印证它、丰满它，用新鲜的视角去创作，才能更好地挖掘传播本土特色文化。

杨映川一直是个敏感的人，她说作家都应该有一颗“玻璃心”。

这颗“玻璃心”或许脆弱，或许会令人痛苦，但正是与它如影随形的敏锐力，让作家可以从社会万象中敏感地捕捉灵感，用文字描绘出万千世界。

杨映川用一颗“玻璃心”，在辽阔世界中与无数的“她”相遇，又在陈述一个个女性故事中审视自己、提升自己。杨映川希望能通过这些女性人物，给无数的“她”以前行的力量。是以她笔下的女性人物，总是充满了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。

3 循着文学之光追寻

如今的杨映川描摹世相犀利准确、刻画人物入木三分，而她最初的写作契机却与大多数人一样，源于对自身情绪的表达。

杨映川的父亲是一名杂志编辑，父亲的言传身教启发了她对文学最初的向往，而真正迈出文学创作的第一步，则是在她工作以后。2000年，杨映川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做只鸟吧》。

此后，文学的光明大道仿佛任她行走。出道不久，杨映川就被评论家认为是“2004年中国文坛最值得关注的文学新人”之一。之后，她相继出版了《魔术师》《淑女学堂》《我记仇》《女的江湖》等10余部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，并获得人民文学奖等众多奖项。

其间，她曾因身体和家庭的缘故停下创作的脚步。在停止写作的那几年，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放弃写作了。通过时间轴回头看，杨映川认为，没有一天的生命是被浪费的。对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说，生命当中的每一天、经历的每一个当下，包括感受到的痛苦和幸福，甚至那些恨不得抛之脑后的东西，都会在将来成为写作的养分。

咖啡饮尽，杨映川即将踏上讲台的路途。

她收拾好东西，一把拉开半掩的窗帘。日光争先恐后地涌入房间，杨映川眯了眯眼，更加坚定地奔向所追寻的方向——用文字记录人类的光明，再以文学的光明照亮生活之路。

全媒体记者 韦斯敏



杨映川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杨映川，广西凌云人，文学硕士，国家一级作家，现就职于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。曾获得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，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，第五、七、十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，独秀文学奖等。